

2004-04-22

## 我認識的杜秉祺

讀程介明在《信報》寫〈憶杜秉祺〉，才知道杜秉祺因癌病去世了。我很久以前便認識杜秉祺，但不熟，長期「相忘於江湖」，只是約略知道他在香港教育界建立了重要聲望，尤其數理教育。然而我是數理盲，毫不了解。

從程介明文章獲悉，早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，杜秉祺（P. K. Tao）已對香港「數理教育學會」很有貢獻，他編的中學物理課本很暢銷，現在四十來歲而至十幾歲的人，都很有機會用過。他的影響超出香港，「在國際上也廣為知名」，「即使在內地、台灣，物理教育方面也不難看出杜秉祺的影迹。」

我認識杜秉祺卻和電影有關，那是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時代，吸引了一批年輕的電影發燒友「埋堆」，杜秉祺是其中一個，很熱心，又參加「大影會」（大學生活電影會）做幹事。印象中他是實幹型，不是幻想派，但記不起他有沒有拍短片。

那些青春發燒友的來歷、學歷分別很大，都熱愛電影，相見也只談電影，不談私事公事。此後各自做醫生、教師、股票、影視，或各自唱歌寫作，都不會忘記那段發燒日子。

九十年代舒明回港茶敘時，我和杜秉祺久別重逢，談的也是電影。提起當年大家很喜歡的日本片《雙雄喋血記》——日本槍手高倉健來香港、澳門執行殺人任務（吳宇森的《喋血雙雄》向該片致敬），他說看了很多次。原來他小時也住過澳門。相信他的學生不大知道，他曾是「大影迷」和「殺手迷」。